

■ 回味

蟹黄饼
消失的老味道

虞燕

秃黄油早已声名在外,《风味人间》力推,蔡澜也赞不绝口。可很少有人知道,宁波、舟山一带有一种与之异曲同工的美味——蟹黄饼。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原料,秃黄油取的是大闸蟹的蟹膏,而蟹黄饼则用梭子蟹的蟹膏。

每一种食物都烙着族群与地域的印记,凝聚着乡人千百年来生存智慧,也延续着代代相传的独特技艺。东海盛产梭子蟹,从前渔获丰饶,捕上来的蟹一时吃不完,人们便想方设法加以利用,以梭子蟹为原料,做出各式风味美食。即便在那时,蟹黄饼也算得上金贵。

蟹黄饼,即以梭子蟹的蟹膏(也就是蟹膏)制成饼状食物,纯纯粹粹,不掺一点别的东西。到了冬天,母蟹长到最肥,蟹壳被满满的蟹黄撑得高高隆起,仿佛再多一分就要裂开。揭开壳盖,金黄浓稠的蟹黄直往外溢,一勺下去,厚实绵密。也只有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的年代,人们才舍得这般折腾,专门拆出蟹黄做成饼。若换作如今,哪还有这份底气,趁新鲜烤着吃,不知多香呢。

挖出的蟹黄,一一堆在碗里,用筷子顺着方向搅动,终成稠厚的糊状。连碗入锅,隔水煮熟。待凉透,蟹黄凝结,最好晒上两三日,阳光一寸寸收去水分,蟹黄表面渐渐干爽,内里愈加紧实,整体缓缓缩小、变硬。碗反扣过来,掌心一拍,“啪”的一声,一个蟹黄饼便爽快地脱落了。中间打个孔,穿进细绳,挂在屋檐下,继续将它交给日头与风。海风阵阵吹过,日光斜斜照拂,蟹黄饼悠悠地晃着,一点一点风干。若是多做了几个,便用绳串成环状,像橙色的风铃,在檐下轻轻敲响。

风干之后,蟹黄饼才算真正成了。个头如柿饼般,却比柿饼厚实,分量也略沉。其表面光滑细腻,油润泛光,颜色呈鲜亮的橘红色。饼的一面扁平或略带弯弧,另一面为圆鼓鼓的半球形。远远一望,跟个小太阳似的。

蟹黄饼为至鲜之物,且久存不坏,堪称最好的天然调味品。将它切成薄片、细条,入菜炒制、调羹做汤,哪怕削些许细末添入,都能瞬间提鲜。百搭百味,无论荤素皆能相得益彰。

人们深谙蟹黄饼的妙处,最寻常的叶菜因它而脱胎换骨。

譬如炒韭菜。韭菜在热油里翻几个身,待削入几缕蟹黄饼丝,原本的辛辣顿时被醇厚的鲜甜淹没,金黄的蟹油裹住碧绿的韭菜,像撒了碎金的春野。韭菜的柔韧与蟹黄的沙软在齿间交融,连盘底的油汁都舍不得浪费,总要拌进米饭里。炒蒿菜亦然。略涩的清香被蟹黄饼一激,变得温润起来。入口,蟹黄有颗粒感,与柔嫩的茎叶交缠,鲜味一层层漫开,连不爱吃蔬菜的孩子也要多夹两筷。

至于羹汤,更是蟹黄饼大显身手的舞台。冬瓜汤和蒲瓜汤本是清寡之物,若在汤滚时搁几片蟹黄饼薄片,顷刻,橙红的油脂在乳白的汤面晕开,像水墨画里点了朱砂。冬瓜炖得半透明,吸饱了蟹黄的精华,入口即化。汤味之鲜,无与伦比,一大碗落肚,整个人熨帖舒坦极了。蒲瓜汤更显清雅,既有瓜的清鲜,又有蟹的浓郁,层次分明。我还是最爱蟹黄白菜羹。花菜掰成小朵,在蟹黄汤里焯到软糯,勾一层薄芡,整碗羹金灿灿的,花菜像浸在夕阳里的云朵。吃时,只消用舌尖一抿,花菜的清甜与蟹黄的鲜美便融于一体,顺着喉咙滑下去,暖到胃里。

即便做零食,蟹黄饼也大有可为——无论蒸蛋羹、煎蛋,还是红烧肉,都能因它而锦上添花。

打蛋时,刮少量蟹黄饼碎末进去,搅散拌匀。上锅蒸成蛋羹,蛋面晕开一层暖橙,嫩滑如脂。一勺挖下,蛋香裹着蟹鲜,余味绵长。若做煎蛋,边缘焦脆,蛋黄微溏,偶有蟹黄粒与牙齿厮缠,鲜气从油香中陡然杀出,满口生津。

红烧肉炖至半程,取蟹黄饼,切两三细条,往锅里一丢。汤汁愈加浓稠红亮,原本的油腻似乎被这股霸道之鲜驯得温顺了些。厨房里,油脂与海味缠绵出一室暖意。

老人们常说,有了这蟹黄饼,再普通的菜也端得上台面。旧时,渔民还会出海时精心晒制蟹黄饼,串起来悬挂于船舱之中,备作过年时走亲访友的礼品。

那为何蟹黄饼如今鲜为人知?只因它已绝迹多年。许是海鲜日渐珍稀,许是制作费时费工,又许是现代美食层出不穷……总之,这款老味道,终究散落在零星的旧闻和只言片语的记载中。

■ 百匠

金箔为墨
木雕春秋

朱金漆木雕是宁波古老绚烂的民间手工技艺,它以“三分雕,七分漆”的独特技法闻名于世,是木雕、髹漆、妆金三位一体的艺术结晶。2006年,这项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成为宁波“三金”工艺皇冠上的一颗明珠。

在这条流光溢彩的艺术长河中,严海斌用三十载春秋,从一名怀揣梦想的学徒,成长为这门技艺的中流砥柱。他历时多年打造的作品《忆元宵·盛世鼓亭》,承载着前童古镇500多年元宵行会的民俗记忆与宁波传统工艺的精髓。



严海斌为鼓亭画龙点睛

杨小娣/文

一块花板定终身

1995年,高中毕业的严海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,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——他拜入浙江省优秀民间艺人童帝寿门下,学习朱金漆木雕。

初入师门,看到一块普通的木头在师父手中逐渐幻化为精美绝伦的图案,凹凸之间,那板人物花鸟仿佛活了过来。年轻的严海斌被深深震撼了。“当时就想,一定要把这项技能学精。”这份初心让他从此与木雕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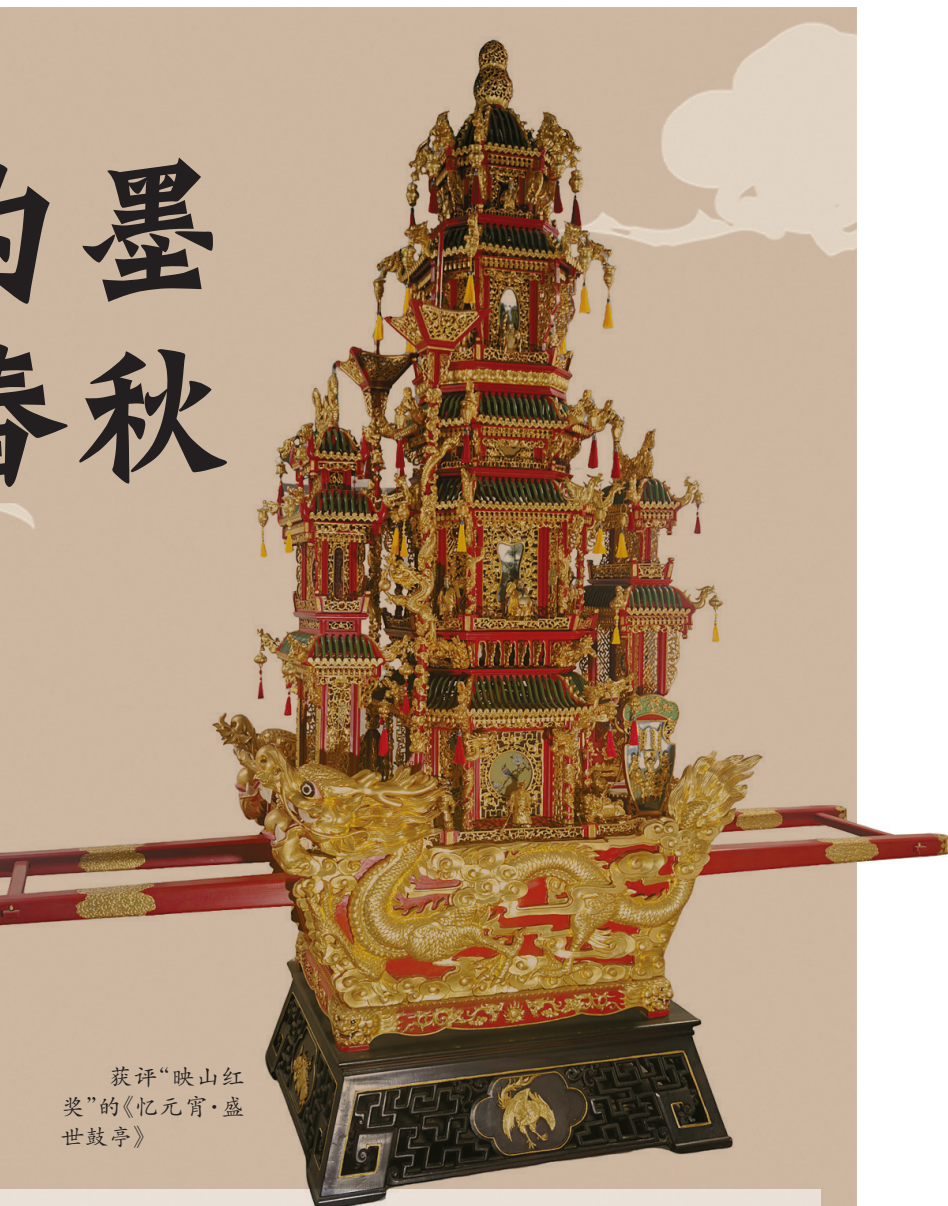
朱金漆木雕的学习是漫长而枯燥的。这不仅仅是一门雕刻技艺,更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学徒需要先学绘图,线条要流畅精准;再学木雕,掌握浮雕、透雕、圆雕等各种技法;接着是反复打磨、补灰、髹漆,懂得生漆的脾性;最后才是贴金,让作品焕发出金碧辉煌的光彩。行业中流传的口诀“三分雕,七分漆”,正是匠人们千百年来经验的总结,不但雕刻力求精致,而且漆工十分讲究,漆工与贴金、描金才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。

在师父的严格要求下,严海斌沉下心来,一学就是三年。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朱金漆木雕的全套技艺,更磨炼出了一颗沉稳专注的匠心。他懂得了什么叫“慢工出细活”,也明白了手艺人的路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走。

满师之后,严海斌又用一年时间在师父那里夯实技艺,之后,他决定独自闯荡。2007年,他创办了自己的工坊,专业从事十里红妆婚庆文创产品及佛像等朱金漆木雕工艺品的制作。从最初的艰难起步,到逐渐在市场上站稳脚跟,严海斌靠的不仅仅是手艺,更是对传统工艺的敬畏与坚持。

一杠鼓亭颂盛世

在严海斌的家乡宁海前童,流



获评“映山红奖”的《忆元宵·盛世鼓亭》



朱金漆木雕作品《精魂》

传着一项延续了500多年的民俗活动——元宵行会。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是为了纪念童氏先祖童濠带领乡民开渠凿碓、灌溉农田的功绩。每年元宵佳节,村民抬着制作精美的鼓亭,穿行于古镇的街巷,锣鼓喧天,场面盛大。前童因此被誉为“鼓亭之乡”,而鼓亭正是行会中最核心、最引人注目的道具。

严海斌制作过许多杠鼓亭。在前童的“鼓亭馆”里,他参与制作的鼓亭占了近半数。然而,这些或为了元宵行会活动或是根据客户订单而做,虽然技艺日渐精湛,但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2019年前后,严海斌萌生了做一杠属于自己的鼓亭的念头。“到了这个年纪,工艺也到了一个阶段,就想做一件自己的代表作。”严海斌说。这是一种出于情怀的使命。他想要做一杠“千工鼓亭”,不仅要大、要精,更要集朱金漆木雕工艺之大成。

这个想法逐渐从构思走向实践。他为《忆元宵·盛世鼓亭》的创作是旷日持久的,前后累计三年、一千多个工时。

作品采用香樟木为原材料。香樟作为江南四大名木之一,具有天然的防腐防虫特性,自带香气,质地虽比红木软,却更利于施展细腻的手法。

鼓亭由底座、五层主体亭、前后牌楼、旗杆、轿杠等部分组成,全部采用传统的榫卯结构连接,未用一颗铁钉。它镶嵌了近500片雕花构件,雕刻了60余条风格各异的龙,涵盖了从周到清各个朝代的龙纹特征,堪称一部微缩的“龙纹百科全书”。传统圆雕造像有40多个,包括十二生肖守护神、八仙、福禄寿等,神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

贴金是最见功力的步骤。要先用生漆打底,这道工序被称为“行金底”,讲究“宁薄,不能厚”。待漆面将干未干之时,将含金量98%的金箔一张张贴上去。整件作品仅金箔就耗费20余万元,呈现出“错彩镂金”的迷人效果。

在文化内涵上,鼓亭融入了前童特有的文化元素——方孝孺的教化场景。明代大儒方孝孺曾在前童讲学,他提出“不惟功名可期,亦足变化气质”的观点,在500多年前就为前童人树立了素质教育的理念。鼓亭正面的一副对联“发愤当须存志气,读书何止为功名”,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呼应。

守正创新攀高峰

当代许多手艺人为了追求效率或标新立异,开始使用现代化材料代替传统大漆,或者在题材上进行天马行空的解构,但严海斌始终坚持“守正”这一原则。

“传承首先是用传统工艺、传统材料走好传统路线。”在他看来,朱金漆木雕的灵魂在于那种古朴稚拙的美学趣味,以及中国红和金箔营造的富丽堂皇的艺术效果。他也推崇创新,但他认为创新不应以牺牲传统技艺为代价。他曾在题材上进行创新探索,用传统技艺制作航天新征程题材作品,获得了省展评委的高度评价。

2024年,《忆元宵·盛世鼓亭》基本完工,严海斌带着它冲击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“山花奖”。先是在全国1702件作品中海选117件,《忆元宵·盛世鼓亭》顺利入选,后参加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的现场评审,这件金碧辉煌的作品让评委们眼前一亮,成功晋级,成为29件终评入围作品之一。

之后,严海斌开启了新一轮的打磨,他邀请各级专家前来“把脉”。专家们提出了中肯的意见:贴金的线条要更挺括,细节要更极致,甚至鼓亭后面的那面“鼓”也要重新定制。严海斌又开始了深入钻研,把原来的成品鼓换成了全木雕定制的鼓,连鼓棒都做了精细雕刻;原本空缺的后半部,精心加装了玻璃画,使作品四面可观,经得起推敲。这些提升虽然费时费力,但他觉得值得——要做,就做到最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2025年,《忆元宵·盛世鼓亭》斩获第十届浙江民间文艺“映山红奖”。

作为朱金漆木雕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,严海斌不只是一位埋头做活的工匠,他还走进校园,牵手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,设立非遗实践教学基地,开展非遗传承活动。他面向市场,开发了喜盘、茶仓、纸巾盒等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,试图让朱金漆木雕走出博物馆,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

谈及未来,他既有期待也有隐忧:“愿意学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,朱金漆木雕要学三年,一般人很难坚持。”

鼓亭静静矗立,金光流转——它是500年行会的历史回响,是方孝孺的诗书文脉,是“三金”工艺的当代呈现,更是一个手艺人献给时代最厚重的礼物。

(受访者供图)

■ 说马

买马便宜
配鞍贵

桑金伟 文/摄

民间流传的关于马的俗语很多,其中,“买马便宜配鞍贵”算是最常见的。这句话虽然不是什么“新言语”,现在却成了描述“主件”价低、“次件”价高这一经济现象的惯用语。

譬如买私家车,在国家补贴与厂家优惠的双重作用下,不少入门车的裸车价已降至10万元以下。然而,倘若车身配上格栅镀铬,宛如镜面,煞是好看;大灯换成LED,又时髦又明亮;配置真皮座椅,既舒适又气派……如此一来,要另加不少钱呢。真的成了“买马便宜配鞍贵”。

类似的意思,四川人会讲“买马的钱少,配鞍的钱多”,在保留山东方言较多的《醒世姻缘传》中说“有钱买马,没钱置鞍”。

马鞍是放置在马背上供人骑坐的器具,是骑手与马匹之间的“桥梁”,既能保护马背,又能确保骑乘安全。

马鞍有多种分类,常见的有:英式马鞍和西部马鞍。前者经典优雅,稳定性好,马术比赛和正式场合合常用到英式马鞍。后者设计粗犷,坐感舒适,价格实惠,长时间骑乘或在牧场工作可选择它。马鞍还可以分为:障碍鞍,鞍桥较高,便于操控马匹跨越障碍;盛装舞步鞍,鞍翼长,鞍座深,适于马术表演;蒙古式马鞍,简洁实用,透气性好,适合草原、山地骑乘。

马鞍的价位因材质、品牌、工艺等不同,在数百元至数千元的区间。其中,高档马鞍的价格较高,通常由高品质的皮革或其他特种材料制成,具有良好的舒适性和耐用性,适合专业骑手在比赛中使用,马鞍与骑手相辅相成,成为耀眼的风景。

我外出采风时,喜欢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。普通人的马鞍比较朴实,不讲究品牌,“买马便宜配鞍贵”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。一次在内蒙古草原上拍摄,偶遇一场婚礼,主人请来一帮当地的牧民当伴行。伴行者,一人一骑,他们使用的都是普通马鞍。我想,对当地普通牧民来说,一匹马的价格并不高,何必花上几千元去配个鞍。

比马鞍更简便的是马褡。“褡”原指系在身上的短衣,亦可指围裙。“马褡”在此特指系在马身上用来遮挡尘土、保护马匹并有装饰作用的布褡。

传统马鞍用包着皮革的木框制成,内塞软物,形状贴合骑手臀部,两头高、中间低,这就是所谓的“鞍形”。其实,一整套的马鞍包括鞍座、褡垫、系绳、马镫等。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式马鞍,工艺性很强,现在价格不菲。纯银的马鞍、镀金的马鞍也有,属于奢侈品,一般人不会用。用景泰蓝工艺制作的马鞍我也在博物馆中见过,我想它的“烧钱”程度并不亚于金银马鞍。

“买马便宜配鞍贵”这句话诞生于何时?应该跟制作考究的马鞍的产生有关。我曾到处寻找古代名人陵墓前的石像生,但古人雕刻的石马上的马鞍,大多很简洁。只好留待其他人来答疑了。



纯银马鞍



▲ 马鞍「总成」 ▼ 内蒙古草原上的一场婚礼

